



张系国短篇小说选

江西人民出版社

王晋民 邝白曼 编



2 035 8144 5

张系国短篇小说选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南昌



张系国短篇小说选

王晋民 邱白曼 编

*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850×1168 1/32 16.375印张 236千字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0册

统一书号：10110·242 定价：1.02元

序

张 系 国

写了廿年小说，多半作品都在台湾发表，因此这本短篇小说选集能在国内出版，对我个人而言，当然是十分兴奋的事。选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来出版，尤其令我高兴。我祖籍江西南昌，生在四川重庆，长大在台湾。中山大学王晋民先生及邝白曼女士和我联络，商量出版选集时，我就表示希望能在江西出版，也是不忘本的意思。多亏王先生夫妇热心安排，遂了我这心愿，在此特别向他俩及江西人民出版社致谢。

选集的小说，背景多半是台湾或海外，对国内读者或许比较陌生。我衷心希望这本选集，能帮助国人了解台湾及海外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大陆边缘地区及海外的中国人，似乎脱离不了流浪的命运。流浪者虽饱尝流离的痛苦、为生存而挣扎，却不曾忘怀故国。他们的命运，仍和全体中国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一中国梦，万古下泉诗”，也许是大陆边缘地区及海外千万中国人的共同心声。

选集另外一部分作品，是我近年所致力科幻小说创作。中国小说的主流，一直是写实主义。但过份关注人间世的写实

主义，有时反而束缚住小说创作。提倡科学幻想小说，也许可以弥补写实主义的偏失。选集的科幻小说作品，因此可说是抛砖引玉的尝试，希望国内青年写作者能注意到这条创作道路，使未来中国小说创作的形式和内容都更丰富多变、更多采多姿。

一九八二年二月廿日

论张系国的短篇小说

王晋民 邝白曼

六十年代，现代文学雄居台湾文坛，七十年代，乡土文学重新崛起，一变而为台湾文学的主流。作为后起之秀的台湾作家张系国，博采两派之长，而又在两派之间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的文学风格。他的作品思想深刻，蕴含哲理，时代感和现实感极强，构思、表现手法新颖多变，语言明快、质朴、流畅，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张系国，笔名域外人、白丁。一九四四年生于重庆，原籍江西省南昌县人。童年时随父到台湾，在新竹县长大。新竹中学毕业后，于一九六二年进入台湾大学电机系就读。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在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读电脑科学，获博士学位；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〇年，在美国华生研究中心任研究员；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任副教授；现任美国芝加哥伊利诺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资讯科学研究员。

作者既是科学家，又是早熟的文学家。今年虽然才三十七岁，却已是四部长篇小说，五部短篇小说和二部理论著作的著名作家了。早在大学时代，他就写成了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

《皮牧师正传》和短篇小说集《孔子之死》（又名《亚当的肚脐眼》，于一九七二年结集出版。）留美之后，他又陆续写了长篇小说《昨日之怒》、《黄河之水》、《棋王》，短篇小说集《地》、《香蕉船》、《天城之旅》，科幻小说《星云组曲》以及杂文评论集《快活林》、《让未来等一等吧》。

张系国提倡文学必须反映现实，关心人生，表现理想。他在《香蕉船》后记中曾说：对我而言，没有生活，没有人的挣扎，就没有小说。别人为艺术而创作，是别人的事。他们是有福的。我不为艺术而创作，我只为人而写作。又说：如果我不经常接触我成长的这块土地，呼吸到自己国家的空气，我知道我便丧失了我写作力量的唯一源泉，我的存在亦完全没有意义。在《让未来等一等吧》的后记中，他更明确地提出了文学家的思想。他说，无论谈民族文学，谈社会问题，或是读系统科学，我渐渐有了一个相当明确的构想：我们应建立一个入道的，整合的社会，能照顾到各阶层的利益，并有一个远大的理想。

张系国把自己的文学主张付诸创作实践，他的作品几乎完整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他的长篇小说《皮牧师正传》是以五十年代的台湾为题材和背景的；短篇小说集《地》和《孔子之死》，则主要以六十年代的台湾为题材和背景；长篇小说《棋王》的背景是七十年代初期，所谓经济“起飞”刚刚开始台湾；长篇小说《昨日之怒》和短篇小说集《香蕉船》描写的却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海外中国人的生活和面貌。因此简直可以说，张系国的小说是近二、三十年来台湾和海外华人社会的形象化的编年史，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台湾和海外中国人的挣扎和精神上的痛苦，并流露出作者对他们深切的同情。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系国短篇小说选》中的作品，同样具有这种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

五、六十年代，由于美日资本的大量输入，台湾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以农业为主的封建性质的社会，开始逐渐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城市和加工区的出现，使大批农民和知识分子离开自己的土地和家园，盲目流入城市，以谋求生活出路。张系国的短篇小说，反映了这一历史转变时期，刚刚离开土地和家园流入城市的台湾人民，在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人们只追求物质享受，而毫无理想可言的台湾社会中，在精神上所产生的空虚、迷惘以及无所依归的失落感情。小说集中的《地》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小说的主人公李明终于离开豪华的城市回到农村；李震之终于弃军从商再弃商务农；老董老赵念念不忘祖国大陆的亲人、家园以及令人神往的青少年时代，都表现了台湾人民的内心苦闷和对台湾工商社会的失望、怀疑，以及人们希望叶落归根，重归故土，过纯朴生活的愿望。小说将结束时，李明的朋友小禹曾对他说：“我很觉得，我们的根是在土地上，我们绝不可能生出根来。现代人的许多痛苦、失落的感觉，我觉得都是离土地太远所致。”这虽是书中人物的看法，但实际上也是作者的看法和作品的主题思想。

百多年来，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许多中国人被迫飘洋过海，到海外谋生，他们在异国的土地上撒下了斑斑血泪；六、七十年代，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的输入和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泛滥，在台湾有崇洋媚外思想的人，又掀起了一股出国的狂潮，他们希望到所谓黄金国的美国去淘金，但他们的幻想同样很快就破灭。张系国的短篇小说反映了这些浪迹天涯的海外中国人的痛苦挣扎以及他们的种种悲剧。

在作者笔下，这些漂泊海外的中国人几乎都有一个悲剧的

结局。小说《冬夜杀手》中的主人公东方白一生戎马倥偬，后来夫妇俩定居美国，希望能在美国安静地度过自己的晚年。但结果却遭到黑人匪徒的袭击，血染异邦，人财两空；《香蕉船》中的台湾船员李某某，在台湾难以维持家计，到纽约后即跳船做苦工，被美国移民局押送出境，到日本机场后见无人监视他又突然掉头，再度偷渡去美国，结果偷登巴拿马香蕉船时跌入货舱身亡；《焚》中的香港留美学生因无法交付学费，悲愤交加，最后引火自焚；《红孩儿》中的学生领袖高强，虽然初时朝气蓬勃，大公无私，但由于在政治上受到两派的夹击，最后变得消极沮丧，突然失踪，不知所向。

白先勇曾把海外文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以于梨华为代表，主要描写留美学生和旅美华人在认同危机未能解决前而产生的苦闷和彷徨，如《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的牟天磊，直到小说结束时，对是留在台湾还是回去美国，仍然犹豫不定。第二时期是以丛苏为代表，主要表现海外华人和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迷惘和失落的感伤情绪；第三时期是以张系国为代表，他主要是写七十年代海外留学生的保钓运动。从张系国的短篇小说看来，他的作品确实具有七十年代海外文学的显著特点，这不仅表现在所描写的留学生的生活和心理与于梨华时代不同了，而且也表现在题材和人物上，他已经不象于梨华那样局限于描写留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生活，而是几乎包括了海外华人社会的各个阶层，这对海外文学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发展。

张系国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一向多以反映台湾和海外中国人的痛苦挣扎为其题材，但他在最近几年写的一些作品却似乎有些突破，如《领导者》就第一次接触了台湾比较尖锐的政治问题，有力地暴露了台湾当局对台湾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的严厉镇压，以及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在这种镇压面前所表现出

来的种种心态和性格上的各种弱点。这篇小说的创作，充分表现了作家的现实主义态度和艺术家的勇气，同时，再一次表现了作者善于刻划多种性格的艺术才能，这是一篇值得称道的作品。

张系国有相当一部分短篇是科学幻想小说。这部分小说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文以载道”的科幻小说，这类作品采取了所谓“双重曝光”的技巧，作者在描写未来科学和世界的背景上，同时反映现实的世界。如《望子成龙》的主人公李舜在二十三世纪试管婴儿出现时，仍然千方百计，顽固地坚持要生一个男孩，结果生了一个丑八怪，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实际上是讽刺和批判中国现实社会中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剪梦奇缘》中对未来世界的诗人和比较文学家的描写，实际也是对台湾文艺界搞小圈子，排斥异己，文人相轻，互相吹捧等文人恶习的批评和讽刺；《超人列传》中对超人戈德博士和提摩太博士的描写，实际是影射现实中的两种科学家：一种是刻苦钻研，卓有成就，但性情古怪，骄傲自满，目中无人的科学家；另一种是功成名遂，停止上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科学家。作者的另一种科幻小说是和所谓“机关布景派”相类似的科幻小说，它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反映现实，而是通过对未来科学的描写，在读者面前展开一个奇幻的未来世界，使读者得到启发与艺术上的满足和享受。如《铜像城》、《青春泉》、《倾城之恋》等，都属于这类作品。可见即使是张系国的科幻小说，它的现实性也是相当强的。

李欧梵先生在为张系国的科幻小说集《星云组曲》写的《序》中，曾对作者的两种类型的科幻小说都作了很高的评价，同时认为《铜像城》《倾城之恋》才是张系国最上乘的科幻小说，因为它们完全摆脱了现实的影子，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但是，说实在的，我们最喜欢的还是《超人列传》和《剪

梦奇缘》，小说中的丰富瑰丽的科学幻想，波澜起伏的情节，妙趣横生的文笔，动人肺腑的人情味，警策世人的深刻思想，读来都令人神往。

二

张系国的小说塑造了各色各样的人物，其中有知识分子、农民、商人、小贩、退伍军人、三轮车夫、家庭妇女、山胞姑娘、外国公司的职员、厨子、教授、留学生，从这些人物组成的生活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和海外华人社会的面貌以及各阶层人物的心理。

张系国在人物塑造方面最主要的特点是人物性格的多样化，他总是能够运用各种艺术手段，精确地刻划出不同阶层或同一阶层、同一职业中的人物的不同思想和个性，从而使他的人物显得多姿多采，具有较大的真实性。

从作品看来，描写各个人物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反应，通过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反应来进行性格对比，从而刻划各个人物的不同思想和个性，这是作者塑造人物最常用也是运用得最成功的方法；另外作者有很强的驾驭人物语言的能力，他不仅善于通过生动传神的对话来刻划人物的性格特征，而且往往还能同时表现出人物在特定环境与条件下的心理情绪，达到“一石双鸟”的艺术效果。

在张系国的短篇小说中，他的《领导者》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它充分表现了作家善于刻划人物的多种性格的才能。这篇小说共描写了四组人物：第一组是裕民和晓石，他们都是学生运动中的风云人物，民主运动的领袖，同时被台湾当局逮捕；第二组是“我”（金叔叔）和林力，他们都是裕民和晓石的真朋友，裕民、晓石被捕后，他们都进行积极营救；第三组是李之恭和王一平，他们是裕民和晓石的假朋友，裕民和晓石被捕

后，他们都见死不救；第四组是裕民和晓石的家属，他们都为裕民和晓石的被捕担惊受怕，惴惴不安。

这四组人物，作者不仅写出了各组人物之间的不同的思想性格，而且在同一组人物中，作者也写出了他们在性格方面的相同中的不同，不同中的相同。

裕民和晓石，他们虽然都是台湾民主运动的领袖，对政治运动都很积极投身，但在作者的笔下，两个人物的性格极不相同：裕民是个教主型的人物，他能言善辩，口若悬河，写得一手好文章，因而成为青年学生崇拜的偶像，但他却有夸夸其谈，不接触实际，喜欢自吹自擂的毛病，甚至有自私自利的思想（他出狱后不管被捕学生的安危就是一个例子）。而晓石却是一个苦行僧式的人物，他多做少说，讲求实际，平易近人，性格豪爽，爱打抱不平，几乎和裕民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

李之恭和王一平都是裕民和晓石的假朋友，为人虚伪，对朋友被捕见死不救，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但是，他们的性格也有差别：之恭因在国民党的好几个部里都兼了差，各地商会也常常请他演讲，怕丢官丢名，因而对裕民、晓石的被捕如遇蛇蝎般，对“我”打来的请求营救裕民的电话恨不得立刻挂掉；而王一平却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的嫉妒，对朋友的被捕不但不营救，反而采取落井下石、幸灾乐祸和事后诸葛亮的态度。从他们的不同反应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性格和品质：之恭是政客式的人物，而王一平是虚伪的小人。

裕民和晓石被捕后，“我”和林力都积极营救，表现了他们的正直品质，乍看起来这两个人物很相象，但作者仍描写出了他们各自的个性：林力文静深沉，平时虽不大讲话，看不出他与晓石的关系有什么特别，但到晓石出事时，他却挺身而出，表现出他是一个极朴实忠厚的人；而“我”虽然积极营救裕民、晓石，以尽朋友之责，但在营救过程中诸多顾虑，患得患失，徬

惶不安，这就表现出“我”还有较多知识分子的私心和弱点。

晓石和裕民被捕后，他们的家属都很担心，但是由于他们各人的经历和所受教育的不同，也有完全不同的表现：晓石的妻子在大学时代曾参加过学生运动，有一定的政治经验，因而当晓石被捕后，她比较镇静，能想出各种办法去积极营救晓石；而裕民的妻子看来纯然是个家庭妇女，因此，当裕民被捕后她几乎是惊慌失措，六神无主，甚至痛哭流涕。

就是小说故事叙述者“我”的家属，对“我”营救裕民的行动的反应也不完全一样：“我”的妻子担心“我”的安全，而且与“我”是夫妻，关系密切，因而当“我”去营救裕民时，她便毫无顾虑地大骂：“你疯了？”“你怎么这样荒唐！”；“我”的岳父年纪较大，受台湾当局的反动宣传影响也较多，因而当他反对“我”去营救裕民时竟说出了一席糊涂话：“政府一定有确实的证据，不然为什么会逮捕他们？”；“我”的岳母是位贤妻良母，见识少，难以辨别是非，因而当“我”去营救朋友时，她始终没有说话，只是皱着眉头，把小外孙女蓓蓓拉到身边紧紧握住她的小手，好象生怕有人把小孙女抓走。

张系国这篇小说中四组人物中的性格的相同与不同，主要是通过人物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反应来表现的。在作品中，作者紧紧抓住裕民和晓石被捕这一中心事件，细致地描写各个人物的不同反应：不同态度，不同行动。这样，许许多多人物的性格的对立、差异，也就鲜明地浮现出来了。小说中的这一被捕事件，就象化学实验中的试剂，把它投入各种不同的溶液中，各种溶液立刻就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和不同的反应。

但是，在张系国的短篇小说中，我们以为人物性格刻画得最成功的还是《地》。特别是其中第五节关于人物对话的描写，简直是大师的手笔。它不仅把小说中人物的不同的性格栩栩如生地勾勒表现出来，而且十分生动地表现了人物在特定环

境与条件下的心理情绪。

这一节的人物对话描写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写赵麻子刚从南部相亲回到李震之家门口时，不敢进门，只是手里捏着一顶草帽，笑嘻嘻地站在门外，显得朴讷而忸怩；第二个层次主要是写李震之的老婆李大嫂见到赵麻子时，连珠炮般地一口气告诉赵麻子她儿子小五从外地回来替他父母、姐妹和老董老赵等等买了许多东西；第三个层次，主要写李震之替刚从南部相亲回来的赵麻子出主意，决定他是娶一只眼的姑娘好，还的娶两只眼的姑娘好。李震之把要他必须娶一只眼睛的姑娘的原因说得头头是道，十分充分，令赵麻子五体投地，十分信服。通过这三个层次的人物对话和细节的描写，赵麻子的憨厚朴实以及相亲回来后的拘谨而喜悦的心情；李大嫂的嘴快、热心肠以及对儿子的夸耀；李震之在长期军旅生活中锻炼出来的沉着，冷静和善于分析问题的军人性格，以及他的丰富的生活经验，都跃然纸上了，而且这三个人物之间的性格，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地》这篇小说，不仅在作者的短篇是佼佼者，而且毫无疑问地属于台湾当代优秀小说之列。

在《领导者》这篇小说中，人物的对话描写也有极成功的例子。如当许多朋友来看刚刚出狱的裕民和晓石的时候，裕民就意气风发地说：“不是吹牛，你们没进去过，不知里面的滋味。你们那里晓得里面的滋味。你们那里晓得里面的厉害。对不对，晓石？”晓石含笑点头。裕民又说：“我们才是为民主自由付出代价的。来，晓石，我们干一杯！”他俩都一饮而尽。裕民却又眯着眼说：

“要争取民主自由，不是讲空话，就是要火里来，火里去，水里来，水里去。我倒希望大家都和我们一道进去一趟，也是难得的经验呢。”晓石比较爽快，立刻打趣地说：

“裕民，我们也不必吹了。我们坐了一天牢已经够受。如

果再久些，管他什么难得的经验，送给我都不要。”

这段对话实在写得好！它把裕民喜欢自吹自擂的性格和晓石讲求实际的性格，都刻划得维妙维肖，栩栩传神。

三

张系国的短篇小说不仅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人物描写富于个性化，而且在艺术上也有鲜明的特色。

张系国小说的艺术表现方法多样而统一。他有不少小说是用传统的顺序手法写的，如《地》、《领导者》、《超人列传》等，人物的刻划和主题的表现，都是通过人物的对话和情节的逐步推进来表现；有的小说却用倒叙和近似意识流的手法来表现，如《冬夜杀手》，作者先写男女主人公深夜被杀的场面，然后通过主人公的朦胧的意识流动。逆时间的河流而上，先回想匪叛深夜闯入屋内的情景，再回溯前一天下午、中午、早上女儿、女婿、外孙来玩的情景；有的小说用的则是写实主义的手法，如《香蕉船》就非常真实地描写了今日台湾劳动人民的生活的艰辛以及他们漂流海外之后的不幸遭遇；但有的却用浪漫主义手法来表现，如《焚》中的主人公自焚之后，作者就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描写他的魂魄升天过程中看到美国一层层摩天大楼里的富豪们的生活情景，从而表现了他对贫富不均的美国社会的憎恨，等等。作者的艺术表现方法虽然多种多样，但它们又具有统一性：这就是情节单纯，线索清楚，故事首尾连贯，因而使得他的作品显得多样而统一，丰富而单纯，很少有西方小说那种朦胧闪烁，离奇古怪，杂乱无章的表现方法。

张系国小说的艺术构思新颖而多变，从而使人物性格的刻划和主题思想的表现得以更好地完成。如《香蕉船》就是艺术构思极其精妙的一篇作品。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台湾海员跳船在美国做苦工被移民局递解出境的故事，如果按一般的小说构思

来处理这个题材，很可能就是写这个船员在美国做工如何艰辛，后又被美国移民局如何折磨，主题也就算完成了。但是张系国没有正面去描写这个船员做苦工和被折磨的情景，而只是描写了这个船员被押送过程中的几个意外的小故事。小说一开始，作者就写美国移民局的官员押送主人公上飞机，并要“我”负责把他带回台湾，读者也以为主人公会跟着“我”到台湾去了。但是到达日本机场时，看见没有美国移民局的官员在场，他却突然掉头再次偷渡到美国去做苦工。这一情节的安排，实在令人意外，而在这一意外的情节中，台湾下层人民的穷困，以及为摆脱这种穷困而不惜铤而走险的冒险精神，都充实表现出来了。不仅如此，小说结束时作者又安排了一个意外的情节：当“我”回到美国时，突然接到巴拿马一家公司的来信：

“一位非法登船的船员，在装运香蕉时，不慎失足落入大货舱，经急救无效死亡。”小说的主人在偷渡时遇难了。这又一意外的情节，概括了多少海外中国人的血和泪！除了这两处意外的情节的安排外，作者还成功地设计了“我”这个人物。“我”既是小说故事的叙述者和故事发展的线索性的人物，又和这个船员的性格形成了对照。通过这个养尊处优、生活优裕并到处追逐女孩子的留学生与这个劳碌奔波、命运悲惨的船员的对照，台湾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穷苦与可悲，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同劳动人民的距离，就显得更加鲜明，作品也更有深度了。

小说《红孩儿》的构思也是十分值得称道的。这篇小说描写的是一位保钓运动的领袖人物的悲剧故事，但是作者没有直接描写这个人物，也没有让这个人物直接出场。而是以书信的形式来表现。整篇小说都是由他的父母、兄弟、同学给他的书信所组成。这一艺术构思实在是别开生面。海外和西方的评论家、小说家很讲究小说创作的“观点”，有所谓全知全能的“观点”，第一人称的“观点”，第二人称的“观点”等等。

张系国的小说《红孩儿》由一系列的人物给主人公的书信所组成，作者在这里运用的实际上就是多种“观点”，就象拍摄一个人物形象，作者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以不同的镜头去拍摄，因而人物的形象就显得更加真实、完整、富于立体感。《红孩儿》通过他的父母、兄弟、同学的“观点”来看主人公的行动。读者认识主人公的思想和性格也就比较客观、全面，不会为作者的“观点”或者书中某一人物的“观点”所束缚。另外，这一系列的书信人都是代表着各个阶层、各种政治态度的人物，因此，通过这些书信，我们不仅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主人公高强，而且从这些写信人对高强和保钧运动的不同的评价中，也可看到台湾和海外各阶层人物的思想、心理和生活面貌，从而使作品的主题和人物性格的刻画都增加了广度和深度。但是这篇作品也有缺点，这就是每篇书信对主人公高强性格的直接描写都不够充分，因而多少影响了主人公形象的丰满。

小说《本公司》的构思也是独出心裁的。这篇小说通篇都是由主人公的演说辞和独白所构成，没有一句与他人的对话，可以设想，如果作家没有足够的艺术才能，没有对人物的生活和内心的深刻了解，主人公的“独脚戏”是难以演完的。但作者却运用得挥洒自如，游刃有余。小说一开始，美国公司台湾分公司的推销部经理叶某对雇主们的讲话，就如江河决下，一泻千里，滔滔不绝。一直到小说结束。这一独特的艺术构思究竟能获得什么样的思想艺术效果呢？第一，它鲜明地表现了主人公推销部经理叶某所具有的职业性的个性特点：口才流利，善于吹嘘；第二，它有力地表现了主人公内心的悲哀，他虽然对美国老板满怀愤恨，但为了职业和饭碗，他不得不强作欢颜，装出很敬业的样子；第三，主人公表面是在夸耀美国公司誉满全球，遍布世界，但在客观上却处处揭露了美国公司对台湾和世界